

我们的父亲黄自

○黄德音 黄惠音 黄祖庚

父亲黄自，一生才活了34年，在他应该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候，却留下未竟的事业和他深爱的亲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当时我们兄妹三人最大的才六岁，最小的还不足9个月。

黄自，又名四由，字今吾，在清华念书时也曾字傲轩，留美时则名Tzu Huang或Charles Tzu Huang。

父亲1904年3月23日生于上海市川沙县（当时为江苏省川沙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祖辈于光绪初年从浦东高行镇迁至川沙县的大宅内史第，父亲诞生于该处。祖父黄洪培（号济北）是当地经纪毛巾厂的经理，辛亥革命后参与地方政事，1923年被选为川沙县议事会副议长和交通局副局长。祖母陆梅先，又名开群，是一位才德兼备的妇女，川沙开群女校的创办人。父亲幼年就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常常坐在母亲怀里听她唱山歌，诵唐诗。据说他生性颖悟，不满3周岁就能背诵《大学》的片断，并显示出对音乐的兴趣和才能，他不仅喜欢唱歌，还喜欢文学和古典诗歌。

1910年，父亲入上海初级小学（位于上海小南门），第二年转学到由其堂叔黄炎培（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建国后第一任副总理）任督监的浦东中学附属小学就读至毕业。在小学期间，成绩常常冠于全班，特别喜欢唱歌。

1916年，与其堂兄黄竞武（黄炎培之子）同时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为该校的



黄自先生

“甲子级”学生。黄自在清华学校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在以优异成绩完成规定课程外，他还参加学校的童子军笛鼓队，在管弦乐队中吹单簧管，在合唱队中唱男高音声部，并积极参加校内的各种音乐活动。1921年开始师从何林一夫人学习钢琴，次年又师从王文显夫人学习和声学（音乐理论）。1924年，他在参观北京天坛举行的古物展览会时，对古代乐器特别感兴趣，曾把它们的构造详细记在笔记本上。从那时期起，就选定了音乐为终身事业。同年，父亲在清华学校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获准官费留美，入欧柏林（Oberlin）学院攻读心理学（当时官费留学中没有音乐学生的名额），后转学音乐。

1926年，父亲在欧柏林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他是该届30人中的唯一东方人。接着，父亲又留在欧柏林学院继续攻读理论作曲和钢琴。

1927年，父亲在欧柏林学院的同学和女友胡永馥女士猝死于上海，他作管弦乐

□ 人物剪影

序曲《怀旧》以示纪念。

1928年，父亲入耶鲁大学继续深造，1929年毕业，并以作品《怀旧》获音乐学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专攻音乐理论作曲并获得学位的留学生。他的这个作品获选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出，并由耶鲁大学音乐学校校长、著名作曲家戴维·斯坦利·史密斯（David Stanley Smith，1877—1949）亲自指挥，被评为“是所有创作的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该曲或许不像其他作品那么炫耀，但至少有一个中心乐念，并且表现出最佳配器手法，它同时也是音乐会中唯一令人充分欣赏的作品”。该校的插班生一般要念二年，父亲于1928年9月入学，次年6月毕业获音乐学士，可以算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1929年，在公费留美五年学成后，父亲立即回国，并投身到祖国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事业中去。他先入上海沪江大学教授音乐，后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教授音乐理论作曲，兼任该校的教务主任。他曾培养了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等著名音乐家，被称为我国现代音乐的一代宗



黄自诞辰百年，三位子女黄德音（右）、黄惠音（中）、黄祖庚在上海音乐学院黄自铜像前合影

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都为他树立了铜像以作纪念。父亲喜欢学生，学生们也喜欢他，他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教授曾说：“黄自先生对学生关怀备至，并乐于在各方面给予帮助。1931年马国霖同学经济困难，交不出学费，正为将要辍学而苦恼时，忽然接到黄自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放入替他缴了学费的收据和入学证。人们都说‘做黄自先生的学生太幸福了’。”

还有学生这样回忆：“我们都很怕黄自先生，每次他给我批改和声习题的时候，如果我做得好，他就一面在钢琴上弹，一面微笑地点着头。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仍是微笑着，但不是点头，而是慢慢地摇着头。”

母亲也曾回忆道：你们的父亲对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当时他要讲好几门课，这些课对他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他还是用大量时间来备课，有时一直要工作到深夜。对此，我有些不理解。一次我问他，“这些课你不是早就熟悉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准备呢？”你们的父亲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你自己懂了还不行，只有充分准备后，到上课时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一次，他病了，得了阿米巴痢，每天早晨肚子痛，总是在要到学校去时痛得特别厉害，我曾多次劝他请几天假，找医生治疗一下，他始终不肯，只是在腹痛时躺着用热水袋焐一下，就又赶去上课。每次上音乐欣赏课以前，他总是把要讲的唱片反复地听好几遍，他常对学生说：“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

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他还从事了

大量的音乐创作和研究工作。母亲还曾告诉我们说，父亲平时专心于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难得到街上去“闲逛”。可是有一次却破例了。当时上海电通电影公司要拍摄一部描写上海面貌的影片（即《都市风光》），要求父亲为该片写插曲。为了更多地体验生活，他一反常态，多次要母亲陪他在晚上去当时的大马路、新世界一带看看。

父亲对创作的态度也是极其认真严肃的。每次拿到歌词，就总要把歌词中的每一句、每一个字的声韵搞清楚。父亲是上海人，对普通话有时咬字不准，他就让母亲一遍遍地念给他听，有时还在字旁注上声韵符号，以求完全正确。父亲做事非常严谨、仔细，就连他自己的书桌、书柜也是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专门设计的。他的乐谱买来后，也要重新装订成统一的格式，封面的颜色则根据乐谱种类而有所区别。可惜在社会动荡之中，他的遗物大部分已经损坏或流散了。

父亲竭力提倡西洋音乐必须和民族音乐相结合的观点，他曾说过：“我们要发展中国自己的音乐。中国的新音乐决不是抄袭外国作品，它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造出来。”他努力探索着民族音调和民族风格的创造，并为祖国现代和古代诗人的诗歌作曲，他的爱国思想充分体现在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发展民族音乐的志向之中。他努力创作民族题材和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编辑《音乐杂志》，创办上海管弦乐团，编写初中教科书，在这部教材中的69首歌曲中，63首是中国作品；在这部教材的17课音乐史中，中国音乐史讲了

9课。他为了撰写《中国之古乐》一文，从《礼记》、《乐经》、《尔雅》等古籍中收集了有关古代乐制和乐器的资料一千多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重视民族音乐文化是难能可贵的。

爱国歌曲是父亲全部声乐作品中最有社会影响的部分。父亲自美回国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侵入，中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候，他积极响应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父亲激于爱国义愤，迅即带领学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并自作歌词且谱成了慷慨激昂的《抗敌歌》。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革命老人何香凝为此写了壮怀激烈的《赠前敌将士》，父亲读后，立即谱成了歌曲，献给十九路军的抗日战士。不久，又用韦瀚章的歌词谱写了悲壮激越的《旗正飘飘》。

1933年3月底，音专师生利用春假去杭州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父亲被推为主席。母亲曾说这次音乐会由父亲亲自担任报幕。

除此之外，父亲还继续谱写了《切记分明》、《民谣》、《九一八》、《睡狮》、《热血》等十余首爱国歌曲，这些歌曲曾在群体中广泛传唱，影响较大，实现了父亲以音乐来鼓舞人民抗战斗志的意愿。“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正是父亲爱国主义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父亲对中国的抗日斗争，怀有坚定的胜利信心，他曾说：“现在我写抗敌歌曲，希望不久能再写庆祝抗敌胜利的歌曲。”

可惜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即1938年，在他才34岁时因病去世。

父亲在我国音乐界被认为是一位富有

□ 人物剪影

爱国情怀的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抱负的音乐教育家。他留学美国的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是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也是最早在外国演出的一部中国交响作品。他为左翼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写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专业水平的片头音乐。他所作的《抗敌歌》和《旗正飘飘》，是我国最早的两首抗日救亡合唱歌曲。他所作的《长恨歌》是我国最早的清唱剧。

他一生为后人留下了94首包括交响

乐、室内乐、钢琴复调音乐、清唱剧、合唱、独唱、教材歌曲等多种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15篇涉及理论创作、批评、欣赏、作家、历史等方面的音乐论著；56讲有关音乐常识的课文；3部未完成的音乐书稿。他还创办音乐社团，主编音乐杂志、音乐副刊、音乐教材、音乐教科书，为电台组织音乐节目，撰写音乐广播稿等。

三位作者为黄自子女。长子黄德音，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导。长女黄惠音，曾任教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退休前系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质量处处长。幼女黄祖庚，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

父亲仲崇信与清华

○仲维畅

家父仲崇信教授（1908—2008），我国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生态工程学家、中国米草植物的引种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荣誉科学博士，美国湿地科学家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生态学会中国生态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而其教育、科研之路是从清华园起步的。

仲崇信，山东黄县仲家集（今龙口市南仲家）人，汉族，1908年5月22日出生于天津东门内大费家胡同费宫人故里。其父仲伟仪，曾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算学副教习，山东大学堂首位格致（物理、工程）分教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华（即华人）总干事和附设的普通中学校长。其母张蕴贞乃仲伟仪为开风气自办的“淑范女学校”义务教员。仲崇信在天



仲崇信（右）与龙冠海在美国南加州大学

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校附设蒙养院（幼儿园）”和直指庵小学受初等教育，又在扶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中学）接受中等教育，与陈省身同级。为了出洋留学深造，1923年夏赴济南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插班生，被录取（全省仅2人，另一人为后